



114

卷第三十一

狀

備露布

吳興姚

集

論軍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不弄指授方略狀

以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論神策軍大總管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後諸郡縣檄

論神策軍大總管狀

論軍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不弄指授方略狀

陸贄

左欽叔奉宣聖旨省鄉所奏兼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其
尉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
宣慰使細條疏陳奏來者且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
遇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簡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者戰勝則策

動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
或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勇大難成大業
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相
奪順言為各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難於斯
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俗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
嚴失宜則貶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制府之議下無死
綏一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數刑喪師威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
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
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迫緣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加勢
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
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渾凍率垂聖謀豈皆樂
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筆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舉其草詔之罪乎且竊恐未
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且亦恐未能也且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吐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
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
皆目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
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
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
特異百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要在通於時
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下同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百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
今百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穢盪關畿廓清實聖
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長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福亦生禍要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竟歿人祈死吳
則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徵幸不可以常覲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志喪則其喪必臻巨竊懼諂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搦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迺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
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苦戰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其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
冑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
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鬣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
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各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滿兩河而巨淮
夷盪三輔而盜京邑變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
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息臣等所慮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臣等

也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是之危窘實具足寒心
非有曩時熊羆翁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
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
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惡知蒸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
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歎歎誠之動物
乃至於斯懷身鷄以好音消殺疹為和氣由是女媧回易慮黎獻歸
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鬻首膏肓之將壹純誠以効勤
流亡東轍者希保於室家中戍戰爭者莫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濡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興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諭也請復繕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

下取王化之未同忿茲憊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
路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龍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采心公私廢牧以張武義斂周於
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
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此戎構
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猱偷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
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
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儻咸自斂縮內無
外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首身帶芥望
國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
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
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
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
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躋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

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
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
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矣
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岷強之由內省於
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
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
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寘則
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
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
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曹大致擾兵挈
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
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也而在蕭
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朗鑑元龜貫百

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
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虜徒職貢廢闕陛下忿
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妓乘輿而動所捕之寇猶遠介於
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
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
隱以外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
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
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
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此事付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能復興自
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
之虞矣不得不前羽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
將誰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
因君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此感而懷光戮懷光戮

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德公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為之動心故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履危
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勉憂同者不激結而自親河朔
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
宥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
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
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
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首擇萬一夫君之大柄
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威二不可惠而罔敷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
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
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
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
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
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
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

周相次舉殄實具衆慝驚馬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
惠宥何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
疲賦休罷戰去付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天君含垢之德以布
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
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
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
且宥矣吾屬何叛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
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右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
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
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
非不顧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
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
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
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

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
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
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漬威而蕪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
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
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
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章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
畫伏俟宜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旨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
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
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
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
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
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住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

率眾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
歸鳳翔貴先獨主管幕進無摠帥退閱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給以
同迎鑿輅泚既反狀未露路貴先安得勿從已受激留遂遭劫制身
縻偽職兵諒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在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
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唯
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褻旌豈
以其實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
聖謩言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職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
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
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
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羯胡亂華流汚土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苟有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結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據漢長屬借至今為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先搆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曾之雍齒置得疾吾屬何患蓋以圖霸朝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害若不足威暴逆私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所在
何所不為若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女效兇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又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
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
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

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求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
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且
宜汚渚飲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旌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
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難亦有賴焉雖爵命素如蓋非獲已然王
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
威勢假迎苞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譽居位且唯一人以此
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偽游韓信見獲功臣
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微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
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宜之為
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鍾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
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惑疑也
則就輕而海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覺之乃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天亂將復

天權重於經首行務易為易帥而鷹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
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厥後所以
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
已遭告計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大
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林斯養賊
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
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入武衛方嚴汗隴
鎮戍於其西郊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鎖劣
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踴躍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並日
安反側促駕還止錄功犒勤敷肆責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章
阜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示勳宿望命出摠岐隴之師則彼承
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萬界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失何邊
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摠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
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漸我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
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狝蜂蠆出於懷袖王
受服不宿孤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
千彼眾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一人弄兵轉相
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
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
而鎮下宣國恩以撫眾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
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捷增氣幽易備
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土流張虛
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
將捷徑於武關而聲出崑崙蓋廣接以安眾多方以候敵故能舉
無遺策兵不踰時將昂宿於妖氛拔異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
首昭赫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滏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
業窮乏賑濟湯湯饕餮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滿

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
忠之狀有二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我寇方
殷王乘期赴救衆纒數騎裨敵群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
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則雖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
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以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
蔓結播我人心王陰祭州閭揆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
十二人焚書伏罪眾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掙計無施三曰誠感
神也王地維近屬窮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
以請去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
孚祐故得行師之勳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
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一曰絜已
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二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閱賢
定名必諮群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如各責其
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
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揔管忠

善龍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軌雲臺勒功
靈英而杖社遣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
士所以鶻議而長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
典何勸善於我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止復州縣招撫歸降
補署官僚存集流迸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
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曾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
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重翟陷吾君於
聚塵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戮
君鴆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嬰之不
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喙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濟帝后識夏庭之
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父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

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嗚
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
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雁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
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僕能轉
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
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
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亞聞春司生榮秋王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
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哉春秋序行
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
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
攘削姦寇保又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

每具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埴六籍
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
高居穆清率土承有載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滂鄙或從耳干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蔡後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
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災惑我生人膺賊我神器聚為起
機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塵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
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各位
重為加闡茸之質異革桀桀駑將駟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植之英
狹狗吠豕牢之主項為龜龜順動郊班駐蹕而此乃嘯兇命醜阻
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萬里罪喻
弄泥惡賈鼻境是豈萬方憤然九服器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
濟刃者不期而會賊何聞豐陰貨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畧刻
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揮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我馮牙
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勅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
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二伐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於兇渠

目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其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
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矣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
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
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
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
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
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領兵馬使鄭審全權文成神策
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
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胃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
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麇營
東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
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狡言尚憑
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眾若奔集
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踴躍之鱗更舉螳螂之臂倚前兵馬使
兼御史大夫王似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

誓又合軍聲指旆毛而驅兜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
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燿雷
鼓騰聲而隱麟賊方击朋我乃霆擊乘其暗藉遂至於上蘭取彼
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旂旃旣已生擒沈厚連賊之羽毛
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蒼之間震懼於旌
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嘗具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
號令言等力并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隊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
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灌謀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
氣震鬪而雷馳屏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
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
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
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鄴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
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玘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若都虞候
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
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前羽滅纒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

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鎮右僕射平章事
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
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
參奮凶德復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尊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
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
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
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
騎且稽首分鮮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
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虛不移朝貌如故蓋宸極
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
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矣者哉此皆上天降臨垂憲旁施制兵要
於事先規雄圖於殼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慶不戰之功文武右文
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日謬寄台司幸當統帥
之吉甫之文武缺郊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
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第三十下

制策

吳興姚

鉉

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埴心以居簡疑日
 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路仁
 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曾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具文迭
 救百偽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
 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
 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
 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壅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
 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為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
 猾踰檢太宰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
 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請訛
 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取不
 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

謬斂致之治平茲心浩氣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臣修
宿憤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廷定問副朕虛
懷必當歲治之關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素藉庶富之所急何術
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
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
之策孰叶於特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
乎中庸期在冷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
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
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
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
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謇猷制詔中外舉能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之所
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
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

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文默之化欲
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
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土情而
不敢荒寧奉慕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
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
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
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
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
播殖在視乎食力因虞率養粟平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其弊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于
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
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
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
游惰念令煩而理鮮則在乎觀察行古博延群臣願陛下必納其言
臣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歲闕之言審政辨

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
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
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為陛下道
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
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
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
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
又歲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
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繼而修之勤而行之則
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自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
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去古

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
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
計邪或萬機之動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特何宜憂而不憂者也
臣以為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官瀾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
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
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曰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案春秋人君之道在體
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為
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
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墮士眈
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

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茲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察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漸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害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可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違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

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明大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不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臣則所謂若夫追

蹤三五經復祖宗宜變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君臣聞堯舜之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諂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別所謂陛下

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亨以上澤滯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心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率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

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憊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之則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冒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先日強勳先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萬憂勤北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

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生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

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空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飢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

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由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人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臺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隨列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茲觀豐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擊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意矣臣前所謂自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格取者在道守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之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書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心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懷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窮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閭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

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為天下教
勳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
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文粹卷第三十下

文粹卷第三十一

文甲 摠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踐祖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三武俊鐵券文

戒勵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曠謂之大寶曆數
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
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軌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
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
宮不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災德屬厭長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
咨譎見咎微昭于玄覽肅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
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北
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效人命相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
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鏘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
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
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
無虧臣節值鼎祚云華天祿告移謳詞獄訟聿來唐郊人符神瑞
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
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
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

孫周敢修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
持節薦告之禮瑞冊奉登百首明菜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
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功郊文

皇帝臣其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皇朕理萬機凝情太古
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
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
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吳晉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
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
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
憂議迫公矧遂司契象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
萬邦之於化漸行矣將成風靡脫履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
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其有大功於天

地定帖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陞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嗚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政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工六葉恭位四海猷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戲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異爾亦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奠爾後寧佞言惟砥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台非民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侯喜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肇業壯斷鼉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崐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侯喜

有啟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詩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壽之恩朝明庭而獻萬

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
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
者欲言聲定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
辭曰

未有文兮則有彼大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
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祗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
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
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歷
其他至地道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
薰薰甘露露霖兮卿雲氛氲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
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
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帝恩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
夜祇畏居位五紀德馨萬國皇靈不歆是用大做殷憂播蕩

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
誘衷悔禍勸兇慝之凌暴盡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
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虐屢久稽告
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盛庶品冀憑禋燎式
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
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
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
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于是憲
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
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穹昊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
未定帝華不協拾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

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
傳鬯光耿四海玄德貞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
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遠尊賢遠
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由不邁于色自闡壺以施王教由
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數名實離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
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謹言遠無蔽獄近無
留命析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倉
稟而冬蠲蠲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
漢其章温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
群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
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
寬度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為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
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
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温卿雲緝緝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
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給背不
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鑄誠百五
版温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一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
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公懿美震懼之謂武感
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
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
戒其助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世受福
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崇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

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僉仇內侵四牡薄
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珉亂呼韓慕義到及
遠道則簡管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間者開成之未足亭如
雲頌飛蔽天光帝威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
厥有具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黃粹合乾剛神
全而正氣疑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
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
制刑御家之理無出虛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奸徑
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
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
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盤牙根柢封殖異術附縞衣如茶挾邪作
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埋滅携國款塞質帝
女滅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塞積石捕
兵虜堯弓厲以烈荆榛颺劉幘碎輶駝六畜遯逃貴女生還剋滅妖
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取旨比誓首觀譯來獻而又茲

臣故命二紀陸梁據泰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絡之道旁晚
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命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
網宜懸陛下雄斷雲霓聲群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
任馮異則技天井而震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奪魄屬有戎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
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夫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繞期年
而滅路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
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
信來賀喜前對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裡
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
已乃屈已以喻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
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
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
宗之福致周道之平配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明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愆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
 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求言思各期
 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薄德庶人致俗化於
 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配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
 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
 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
 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已遂使與戈徵師四方轉運
 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刀
 或連年不解甲胄祝奠之主室家糜敗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是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扞軸轉於溝壑離去
 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輿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

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余
 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
 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予朕躬固辭不獲俯遂
 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
 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
 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靈爽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
 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
 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
 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
 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
 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
 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
 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
 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至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者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赦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擢與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老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名勳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公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

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汜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
竹木茶漆推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役戎攻劫
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
以兇醜犯關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
式當褫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
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
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
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
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邑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
薦天下孤老鰥寡寡惇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
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
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
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

中書門下即高議條件停減奏聞希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
未平帑藏空竭有申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諫者所司類例
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
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
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有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
瘴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
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
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責有事也末俗偷巧內存外
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誘士庶人無切磋琢
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
以相識箇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
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
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

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以來人散久矣姑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各取格益用彫刻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浸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務省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及于厥衷阻眾與戎結疊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

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發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惻靡依怨結憂憂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慎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之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律